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儼山集卷

六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_臣李如筠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_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_臣卜惟吉

謄錄舉人_臣蔣雲師

欽定四庫全書

儼山集卷六十

明 陸深 撰

傳二

重修蘇軾傳

蘇軾字子瞻眉山人也父洵母程氏軾生十年父時官學四方母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母讀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為滂母許之乎母曰汝能為

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比冠學通經史善屬文嘉祐二年歐陽修考試禮部進士嫉時文詭異之弊思有以救之同考梅堯臣得軾刑賞忠厚論以示修修驚喜欲冠多士然疑之乃寘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後以書見修修語聖俞曰吾當避此人一頭地會丁母憂五年調福昌主簿修以直言薦之秘閣試六論軾始具藁草文義粲然復對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來制策入三等惟吳育與軾而已除大理評事僉書鳳翔

府判官關中自元昊叛民貧役重岐下歲輸南山木棧
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衙吏相踵破家軾訪其利害為
修衙規使自擇工乘水進止由是害減半治平二年入
判登聞鼓院英宗自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
林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軾才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
培養之今驟用之適累之也英宗曰且與修注如何琦
曰記注與制誥等爾不若召試館職英宗曰試之欲知
其能如軾有不能邪琦猶不可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

直史館軾聞琦語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會洵卒賻以金帛辭之求贈一官乃贈光祿丞洵將終以兄太白早亡無後嫁妹葬事屬軾軾既除喪即葬杜氏姑後推蔭彭彭太白曾孫也熙寧二年還朝王安石執政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校詔兩制三館議軾上議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皂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相不知

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而况學校貢舉
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臣謂今之學校特可因仍
舊制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
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為孰精言語文章與今
為孰優所得人才與今為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為孰辦
較此四者之長短其議決矣願陛下留意於遠大臣又
有私憂過計者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學者
恥不言性命讀其文浩然無當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

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陛下亦安用之議上神宗悟
即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
對曰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神宗悚然曰
卿三言朕當熟思軾退言於同列安石不悅命權開封
府推官會上元勅府市浙燈且令損價軾疏言陛下以
耳目不急之翫奪百姓口體之資願追還前命即詔罷
之時新法行軾上書論其不便曰願陛下結人心厚風
俗存紀綱軾見安石獨相因策進士以晉武平吳符堅

伐晉齊任管仲燕任子之事同功異為問安石滋怒御
史謝景溫論奏其過軾遂請外通判杭州高麗入貢書
稱甲子軾却之使者易書稱熙寧然後受時新法行軾
於其間每因法以便民徙知密州司農行手實法軾與
提舉官議其不可行未幾朝廷罷之有盜竊發安撫司
遣三班使臣來捕領卒悍凶至爭鬪殺人將潰為亂民
奔訴軾軾投其書曰必不至此潰卒聞之少安徐使人
招出戮之徙知徐州河決曹村泛溢于城下城將敗富

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出民皆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
驅使復入詣武衛營呼卒長曰河將害城雖禁軍宜為
我盡力卒長曰當效命率其徒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
馬臺尾屬于城城賴以全復請調來歲夫築故城增木
岸以虞再水朝廷從之徙知湖州表謝又以事不便者
託詩以諷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劾其語涉訛謗逮赴
臺獄神宗獨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築室於東
坡自號東坡居士三年神宗數有意復用嘗語宰相王

珪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神宗曰軾不可姑用曾鞏鞏進太祖總論不合遂手札移軾汝州有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願居常朝奏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今西方用兵連年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事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

須說又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為
乃可軾曰今人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為之矣安石
笑而不言至常神宗崩哲宗立復朝奉郎知登州召為
禮部郎中軾舊善司馬光章惇時光為門下侍郎惇知
樞密院二人不合軾謂惇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不可
慢惇以為然光少安遷起居舍人軾辭於宰相蔡確確
曰朝中無出公右者軾曰林希年且長確曰希固當先
公邪元祐元年軾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賜銀緋遷中

書舍人初祖宗時差役法行久而弊編戶充役者不習其役遭吏胥虐使之害多致破產狹鄉民有終歲不得息者王安石相神宗改為免役使戶差高下出錢以顧役奉行者過取以為民病司馬光為相欲復差役差官置局軾與其選軾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倍斂民財十室九空斂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姦此二害輕重蓋畧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

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皇分
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
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
下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
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
易也光不以為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忿然軾曰昔韓
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
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公作相不許軾盡言耶

光笑而謝之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兼侍讀每進讀至治
亂興衰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覲有所啓悟哲宗每首
肯之嘗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軾歷言今賞罰不明善
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北流而彊之使東夏人入鎮
戎殺掠數萬人帥臣不以聞每事如此恐寢成衰亂之
漸軾嘗鎖宿禁中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年為何
官曰臣為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
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

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軾寬其禁約使得盡技四年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未行諫官言前相蔡確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太皇太后大臣議遷之嶺南軾密疏朝廷若薄

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為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為小累謂宜皇帝勅置獄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詔赦之則於仁孝兩得矣宣仁后心善軾言而不能出軾出郊用前執政恩例遣內使賜龍茶銀合慰勞甚厚既至杭大旱饑疫並作軾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復得賜度僧牒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春又減價糶常平米多作饘粥藥劑遣使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軾曰杭水陸之會疫死比他處常多乃哀羨緡得二千復

發橐中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待之杭本近
海地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
井民足於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
溉至千頃民以殷富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浚治
宋興廢之葑積為田漕河失利取給江潮舟行市中潮
又多淤三年一淘為民大患兼六井幾廢軾見茅山一
河專受江潮鹽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
造堰牕以為湖水蓄洩之限江潮不復入市以餘利復

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為長堤以通行者募人種菱湖中葑不復生收其利以備修湖取救荒餘錢萬緡糧萬石及請得百僧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蓉柳其上望之如畫圖杭人名為蘇公堤杭僧淨源舊居海濱與舶客通元豐末高麗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會淨源死其徒竊持其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來祭因持其國母二金塔云祝兩宮壽軾不納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求朝未測吾所以待

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若受而不答將生
怨心受而厚賜之正墮其計今宜勿與知從州郡理却
之庸僧猾商為國生事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
貢使果至舊例使所至吳越七州費二萬四千餘緡軾
乃令諸州量事裁損無復侵撓之害浙江潮海門東來
勢如雷霆而浮山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
敗公私船不可勝計軾議自浙江上流疏鑿以避浮山
之險奏聞有沮者功竟不成軾復言昔蘇州以東公私

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歷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扼江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為十橋以迅松江之勢亦不果用軾二十年間再蒞杭有德於州民生作祠以報六年召為吏部尚書未至以弟轍除右丞改翰林承旨轍辭右丞欲與兄同備從官不聽軾在翰林數月復請外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則陳亦多水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並且鑿黃堆欲注之淮軾始至

潁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一丈若鑿黃堆淮水倒浸潁州決不可遂為言於朝從之郡有宿賊尹遇等數劫殺人吏以名捕不獲軾召汝陰尉李直方曰君能擒此當力言於朝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有母年九十與訣而後行手戟刺而獲之朝廷以小不應格賞不及軾請以已之年勞當改郎階為直方賞不從七年徙揚州發運司舊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以官舟為家補

其弊漏所載咸達近歲不忍征商之小失一切不許故
舟弊人因多盜所載以濟饑寒公私皆病軾請復舊從
之未閱歲以兵部尚書召兼侍讀是歲哲宗親祀南郊
軾為鹵簿使導駕入太廟有赭繖犢車并青蓋犢車十
餘爭道不避軾使御營巡檢使問之乃皇后及大長公
主軾於車中奏之哲宗遣使齎疏馳白太皇太后明日
詔整肅儀衛自皇后而下皆毋得迎謁尋遷禮部兼端
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為禮部尚書高麗遣使請書朝廷

以故事盡許之軾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乎不聽八年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軾乞補外以兩學士出知定州時國是將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言陛下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為急務臣日侍帷幄方當成邊顧不得一見而行况踈遠小臣欲求自通難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不効愚忠臣觀陛下之有為不患稍遲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敢望陛下虛心循理

天下幸甚定州軍政壞弛衛卒驕惰軾取貪汙甚者配
隸遠惡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以
戰法衆皆畏伏諸校業業不安有卒史以贓訴其長軾
曰此事吾自治則可若聽汝告軍中亂矣立決配之衆
乃定會春大閱軾命舉舊典帥常服出帳中將吏戎服執
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至軾召書吏
使為奏光祖懼而出訖事肅然定人言自韓琦去後不
見此禮至今矣契丹久和邊兵不可用惟沿邊弓箭社

與寇為鄰以戰射自衛猶號精銳故相龐籍守邊因俗立法緩急可使歲久復弛又為保甲所撓軾奏免保甲及兩稅折變料配不報紹聖初御史論軾掌內外制日謗訕遂以本官知英州尋降一官未至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再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猶不可軾遂買地築室獨與幼子過處著書為樂若將終身徽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團練副使徙永州更三大赦遂提舉玉局觀復朝奉

郎建中靖國元年卒于常州年六十六所著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論語說五卷書傳若干卷易傳則成父洵之志而作別有中庸論咸傳高宗即位贈資政殿學士崇贈太師謚文忠云三子邁迨過俱善為文邁駕部員外郎迨承務郎過通判中山府孫符禮部尚書

論曰軾與弟轍皆師其父洵學嘉祐間父子兄弟並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世稱之曰三蘇然軾

文得之於天資幼好賈誼陸贄之書既而讀莊子喟然歎曰是得吾心矣謫黃州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又一變矣嘗曰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故雖嬉笑怒罵皆有文章輒嘗稱之曰自有文人以來未有若家兄之達者也君子不以為過當時受知於歐陽公特深韓魏公富鄭公皆待以國士一時文人如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皆宗焉負當世之望甚重仁宗以宰相許之神宗復稱

為天下奇才忠規讜論立朝挺挺有大節每遭忌惡擠
排遷謫迄無寧居與王介甫議論始終不合復與程正
叔詰難禮文至分黨相攻或謂軾稍自韜戢亦當免禍
不至大用人皆惜之或又以不大用為軾幸也

嚴山集卷六十

卷六十

嚴山集卷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儼山集卷六十一

明 陸深 撰

傳三

擬孫炎列傳

孫炎字伯融句容人也祖文嗣父顯卿皆為儒炎身餘
六尺面鐵色一足偏跛於書少所不通喜雄辯辯常窮
一座人元至正中天台人丁復金陵夏煜皆有詩名炎

遊此兩人間最深時時與夏煜飲酒賦詩角勝得一雋
語輒槌案大譁聲撼四鄰每下筆累紙可盡由此驚動
江東間出遊四方所與交必當時豪傑常鄙視章句儒
衆中自負曰孫炎豈齷齪伍耶竟困而歸歲乙未高皇
帝渡江得金陵開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召炎炎見上陳
元運將終勸上養士以圖大業凡稱上心戊戌從征浙
東擢池州府同知尋改池為華陽府即拜炎華陽知府
明年冬召為省都事月餘會處州降乃以都事往總制

處錢穀兵馬之柄悉委之不取中報且以省符未署者
付之聽自辟任炎疋馬入處時賊營城外酋蠻咸狼虎
踞不肯奉官府約束炎至坐廳事驅城中民跽階下諭
上意在生民無自取糞粉為也語氣慷慨甚民皆叩頭
流血退而轉相告以為孫使君不比舊官可玩狎矣炎
又為檄徧屬縣諭之皆投兵相繼為良民又擇其驍勇
者為兵拔其服衆者為長時練習之以備寇罷則歸農
馳一符立軍門至無敢後者姦吏豪族束手畏之雖在

數百里外常若炎臨其家不敢出聲語時上方事延攬
秀民伏匿山谷中咸未肯出炎鉤致一二人問有才者
為誰今皆安在錄其姓名遣使者以書招之當是時劉
基章溢最為處士所推基又最有名使者再往返不起
以一寶劒奉炎炎以為劒當獻天子作詩封還之仍為
數千言書開陳天命以諭基基乃肯就見置酒與基飲論
古今成敗如傾河決基深歎服曰基始以為勝公公論
議若此基何敢望公也炎徒以口舌安反側郡上方征

伐無一兵與炎壬寅二月苗將賀仁德李祐之叛襲炎
炎坐無援被幽空室中列卒環守脅炎降炎紿之曰若
縱吾吾能成若事叛將益疑之遇夜以炙鴈斗酒饋曰
以此與公訣炎引佩刀割鴈舉卮酌酒仰天歎曰嗟夫
丈夫死爾死義爾賊死肉臭狗且不爾食卒怒持劒瞋
目擬之炎飲酒自若食竟叱其解衣炎罵曰此紫綺裘
吾上所賜誰當解者乃引枕而臥賊乘其睡中害之年
三十戊申追封丹陽縣男妻王氏初國兵入金陵死之

太史公曰語云膏粱養體金石伐病其文武之謂與孫
炎早以奇氣自負遭際草昧觀其於鎮撫民有餘力矣
卒死於兵亂何哉

擬花雲列傳

花雲懷遠人也少孤隨母嫁張氏貌偉而黑勇力絕人
歲癸巳謁高皇帝於臨濠一見奇之俾將兵畧地遂破
懷遠城虜其帥以歸進拔全椒乘夜襲繆家寨走之甲
午秋七月上將取滁州雲單騎前行卒遇數千賊顧後

騎遠雲迺提劍躍馬貫其陣而去賊驚曰此黑將軍勇
甚難與爭鋒是行從克滌乙未春正月從取和州得兵
三百人授管勾夏六月從渡江先濟從克采石取太平
上以雲忠勇命宿衛左右丙申春三月從克集慶得兵
千人陞總管徇鎮江丹陽丹徒金壇諸縣皆下之過馬
馱沙擒殺劇盜數百人授前部先鋒夏六月立行樞密
院於太平以雲為院判丁酉春正月克常熟得兵萬人
命將之三月攻拔常州駐守牛塘營秋七月以兵三千

趨寧國道羣盜間陷山澤中者八日雲操戈轉鬪而前
出入險阻斬獲以千百而身未嘗被一創一矢還命守
太平庚子夏閏五月漢主陳友諒以舟師寇太平雲帥
麾下三千拒之友諒引巨舟泊城西南隅敵衆緣舟尾
攀堞而上城中饑餒遂陷雲被縛縛急雲怒罵賊奮躍
大呼縛盡解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復罵曰虜非我主
敵也曷不趣降敵怒碎雲首懸於舟檣衆射之雲罵不
絕死年三十九甲辰追封東丘郡侯初雲戰方急夫人

郇氏抱三歲兒拜家廟泣會家人曰城且破吾夫忠義人也必死之吾夫死吾不可不死所不可者使花氏無後兒在若等善撫之聞變夫人赴水死之侍兒孫氏負兒去就漢軍虜至九江軍中惡養小兒孫更以兒屬漁家曰此兒良宜善視之是年冬漢破孫脫身至漁家視兒良在閭漁人出竊負以逃夜宿陶穴中天曙脫簪僦舟以渡會漢潰軍還奪舟猝之江中孫氏抱兒遇斷木浮至附入葦洲採蓮實哺兒七日不死夜半聞人聲呼

之逢一老父號雷老告之故與俱行明年辛丑春二月達
上所孫侍兒抱兒且泣且拜上亦泣置兒于膝曰此花
雲子將種也賜雷老衣遣之詔復其徭不見雷老追之
無所得云兒名煒水軍左衛指揮僉事

太史公讀花東丘傳而異其所謂雷老者豈一時豪俠
士類脫人於難而併與身名焉隱之至託之神物甚矣
其江流斷木抑亦有天命可以為難

棟塘翁小傳

棟塘翁姓李氏名正華字本素鄞人也鄞甬之東山水
清嘉人喜種植務農功李氏世家鄞城初櫟軒先生開
別墅於古鄞之墟北枕龍岡南列鹿巖諸峯其東則太
白山雄跨西來諸水則東吳小白寶幢咸會而東之以匯
縈橋有形勝焉櫟軒生五男子而翁最長會當析產以
居翁顧諸弟慰之曰吾當徙且業吾農也乃往得墅因
手植二棟曰棟苦木也吾以此示子孫遂築室鑿渠縈
之以垣內外整整可居久之二棟離立門左右日長以

茂適蔭塘水之上亭亭若張蓋遠望數十里可見皆曰
此李氏之居也因稱之曰棟塘而稱翁曰棟塘翁云每
春夏之交棟吐花煜煜香風披拂紫翠若錯繡可愛天
且盛暑濃陰敷布幾百餘武翁坐堂上綸巾羽扇手一
編或口哦小詩興至則拂柯攀條升高望遠每呼子若
孫讀書其旁聽以為樂時出步田疇間與農人較量稂
秠問歲入多寡客至未嘗不置酒即橋為席因石為几
菱芡蓮藕之屬請客所欲即取而供之或棄其餘鵲下

巢鳴喳喳魚尾躍水面不復避人或對奕或鼓琴或
流觴而飲或蕩槳而遊大醉則放歌振起林木間與漁
榔牧笛之聲相和答客人人愜不忍言去去則就塘浴
浴起則枕石而臥清蔭掩映不知炎熯之襲人也入秋
冬則有黃葉飛舞浮沈碧流中爛若雲錦青子纍纍葡
萄在架野禽啄啖羣翻爭墜時復夕陽在樹則炙背而
觀之月明之夜倒影入池如鏡乍拭星斗羅列其下咸
可俯而掬也門外樵採歸者船尾相啣如織或值風雨

暴至則金鳴鐵應若在戰場霜雪交加則瓊葩玉蕊如
登瑤圃當其意會處豁如也翁撫之曰此足以老矣路
當通津往來者至比之桃源而不僻翁遂以棟塘名天
下天下士大夫從而咏歌之翁亦作詩自賞有云人薄
利名何患老子分耕讀不妨多世傳以為實錄不獨佳
句也翁四子曰循義循禮循智循信俱世其家循義乃
以文學起甲科繼以卓異應令格召為天子耳目之臣
翁遂兩膺勅典蓋異數云今踰七望八之年風神邁朗

冠佩偉如所謂神仙官府兼之者非耶善乎姚太史之言曰棟之榮晚且久也故人又稱之曰棟塘封君云

太史公曰予聞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後大江南多長林木不可以品計大抵農家喜種槐與棟適所用也故諺有之曰頭槐二棟夫槐一發為良棟良於再發豈不信哉昔王祐種三槐於庭曰後世必有為三公者已而果然翁種棟而其子循義舉進士為御史乃再發之符與種槐事同然而不同者王取必於槐而翁無心於棟

也予故類而論之

鮑處士小傳

太史公曰予讀前代隱逸傳記未當不慨想其人也其欲易足其業耕釣其道孝友廉介其事讀書誦詩治氣養生其樂登高臨深彈琴放歌時時弄筆墨著書睢恣自適而已其中空洞未易窺也予北遊蓋三千餘里矣當山川之盤鬱顧林木之茂密意必有先生處士隱居其間咸即訪焉而未得將予遊之未遠耶及有官京師

從祀諸陵出入都城每每加物色之京師五方之所聚也或者有朝隱吏隱大隱庶幾一遇焉然其跡愈微愈不可得而見云黃山者江南之望山也其山廣厚延亘數百里其高見三百里其下多洞府蓋古仙靈之窟宅世傳黃帝於此仙去故其居民猶有隱逸之遺風云汪程鮑鄭黃山著姓也居其地蓋皆千數百歲鄭廉氏之於汪弘仁氏友也弘仁嘗客太史公所廉介於弘仁言於太史公曰夫子居常喜道隱逸黃山鮑處士其隱者

耶蓋隱於賈者也迺今老矣休矣太史公唯唯夫隱者恬淡多考終夫惟不變其末以成其操非是曷考耶是弗可以弗傳已處士姓鮑名光字字以弘歛人也鮑出夏后氏敬叔仕齊食於鮑因氏鮑敬叔生叔牙亦仕齊薦管仲相桓公乃大有功當時語曰管鮑率為宣王時卿秦既併六國鮑遂散處漢哀帝時司隸宣最顯光武時永亦為司隸晉有靖為葛稚川所愛宋有昭以文章稱自後鮑氏無甚顯者趙宋南渡有壽孫者亦自青齊

來歛壽孫者與父宗嚴爭死賊世稱慈孝鮑家而歛之
鮑立矣孝宗敬皇帝時時明吮母疽愈郡太守上之令
格得旌門會太守代去事寢鄉里義之時明寔生處士
生三歲而程孺人卒程孺人者處士之母也當時無知
也比有知有及程孺人者無不涕泣不已茲謂其得慈
孝之遺云甫冠年偕其羣從行賈往來汴中積十餘歲
貲纍鉅萬他賈者咸弗若也或請焉曰吾惟無競心云
爾方貨之集也競者市之惟恐盡吾俟其盡取之而吾

從而取焉及其售也競者發之惟恐不盡吾俟其盡發之而吾從而發焉夫市競焉價必湧售競焉貨必壅是皆非物之理也吾惟無競焉而以物之理為理故吾之賈也常居人後而操其贏也常先雖然聊寄觀於是已矣非吾好也會且棄去從吾初志乃歸傍黃山之麓闢園治圃鑿池構軒日以雲物卉木自娛樂浩如也性耿介不能為滄阿洪忍態人鮮覩云子芝蘭葵

太史公曰自三代井田法廢士大夫鮮不兼農賈之事

况他無祿位者乎若鮑處士之從賈近於理財蓋託跡於一事者非耶語云大隱在城市又不然乎

晚逸居士傳

晚逸居士者歙人也姓鄭氏名敬偉字郁大世居雙橋出歙令君安曾祖德紹祖仲榮父文盛咸以誼禮後鄭居士少孤走四方懋遷以貲雄長既有子三曰尚似尚化尚備咸肖乃俾以其業而休焉故稱晚逸居士云居士事母孝為弟弟與人交必敬慕其賢者弱冠遊止桐

鄉弔朱司農之墓登余忠宣公大節堂徘徊慨歎不能
去識者竒之兄立偉客河南為苦惱子者所詠苦惱子
梁宋魯衛間無賴結數人為黨收養丐乞無依者於他
僻處廉知四方商賈之有財者乃令一人入市貿易故
為低昂以激怒又激以取辱譁諸市其黨尾偵之待其
勢成乃真前謂為兄弟也佯責其不謹謝過扶去歸則殺
一丐者明旦素服號慟蒙屍以至其黨又從中和解之
盡獲其金帛乃已立偉坐是亡去錢數千緡居士聞之

乃晝夜馳蹤跡至陳州盡得其狀以聞于官悉置諸無
賴于法北方之俗少衰矣官還其緡之半竟以歸其兄
云休寧人程祿家貧後母弟被誣以殺人事不勝捶楚
乃誣服祿恐其傷母志也出白于吏曰實殺人者祿也
今抵罪者乃吾弟爾吏遂釋其弟而坐之居士與之錢
若干為路費慇懃以聞于朝祿竟得白其行誼多類此
居家以禮度自持為一族倡常語諸子曰非勤無以生
財非儉無以足用非禮無以立身非義無以處事汝曹

以此四言終其身可也又曰兄弟如鼎足足傾則鼎覆矣汝曹能協心一力庶幾吾志在是今年凡十為鄉飲賓云

太史公曰昔司馬遷以言事當腐刑漢法得贖遷家貧竟下蠶室遷乃發憤傳貨殖遊俠以著微志若曰當是時以金銀數錙與有力尚氣之人捐數錙與之皆足以脫已於禍予讀其書未嘗不悲焉夫財貨於人至薄也苟當其急亦足以免患而全其大若夫美女奇物不至

則美里之西伯未可知也易曰利者義之和也不其然哉所貴乎人之豐其財者正以其能脫賢人君子於患難而其倡義也乃先衆人而辦耳不然金谷鄆塢之所畜竟何為哉竟何為哉程祿之遭遇郁大玄偉之得其弟皆過於遷遠矣予故次其言行作晚逸居士傳居士儻所謂古之人非耶

儼山集卷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儼山集卷六十二

明 陸深 撰

墓誌銘一

中憲大夫雲南臨安府知府致仕瞿公墓誌銘
嘉靖二年癸未冬十二月十八日甲寅葬我南山先生
於洋涇之原禮也孤山以墓石為託且致遺命深拜而
受之泣不能勝嗚呼先太史公竹坡府君初娶於瞿先

生女弟也先生先公契分甚深先妣吳孺人就養京師
與今陸宜人連邸猶嫂姑也歲時往來無間故深出而
從先生于朝若見吾先公焉先生既去雲南先妣見背
歸而奉宜人于家若見吾先妣焉因念往歲乙亥冬深
將起告奉吾三族之尊老于江東之新堂先生時年八
十有二矣世父梅月先生則少一歲先公又少二歲外
父悅清先生梅公又少三歲從父東隱先生則六十有
七云作五老之會適曹憲副定菴先生與陳州守約菴

先生自松偕至遂題之曰七老之堂命畫史圖之于時
惟定菴年最高八十有四約菴最少猶六十四云齒德
輝映衣冠肅穆咸賦詩紀之傳至都下以為盛事深官
國子庚辰悅清先生之訃至辛巳夏南奔聞定菴先生
之訃既葬先公明年壬午元日哭吾梅月先生再旬併
與先生哭之矣尊老彫謝若相鱗次孤苦之蹤無復恃
賴其何以情為嗚呼先生之盛德深又安敢以弗著謹
按先生姓瞿氏諱震字啓東別號南山先生瞿之先自

通許遷居華亭高祖諱富之字守仁號士清以德行稱
曾祖諱阿滿字子謙別號菊軒再遷上海今為上海人
菊軒府君生慈孫字以孝別號思聰世隱于農思聰府
君生晟字彥明別號松巖先生之父也松巖府君復以
農業繼間往來湖襄為貿遷家以益大配淩氏持家有
程度生三子先生其季也後以先生貴加贈松巖府君
奉政大夫修正庶尹左軍都督府經歷淩太安人加贈
太宜人先生幼有奇表端慎敦厚年十九贅于陸已而

歸焉補邑弟子員有聲場屋為諸名公器待五舉鄉試
登成化庚子科以春秋上南宮從三山林公亨大問大
義林公亟稱之四舉禮闈不偶以弘治庚戌秋謁選天
官名在優等授順天府通判勾管上供薪炭積弊剔疏
事倚以辦撫按交薦壬子居太宜人憂喪葬如禮乙卯
服闋仍補順天督治糧草丙辰奉命同工科給事中李
漢等清理武清等七廠葺地訖事繪圖進呈命勒石為
定規戊午屬縣重囚犯至死而罪不至者李福名等三

人立出之稱平允焉是夏親王之國供億甚擾備價則
器急備器則價急先生具奏宜輸直長史司從宜顧倩
兩便之會朝饗諸陵值沙河暴漲先生溺焉賴以救免
方出談笑賦詩不失容色既濟即造二方舟以備後患
庚申滿六載考最己未會試為簾外官辛酉鄉試復為
簾外官調度有法癸亥秋滿九載州縣共保奏遂陞左
軍都督府經歷每朔望詣闕下敷奏朗暢武廟登極受
白金文綺之賜者三是秋調後軍都督府仍經歷太師英

國張公甚倚重之戊辰陞廣南府知府廣南雲南邊徼
郡也先生不以險遠即行廣南舊寓臨安治先生居禪
寺中有扶桑黃花之瑞俄轉臨安先是嘗奉三堂檄署
臨安矣故臨安人甚宜之元江知府那氏與族人讎殺
不已先生往撫之諭以田真兄弟事立解庚午再撫蒙
自所李師草普濟等又撫曲江驛石祥奉等皆解以功
受銀牌之賞獨那氏一族黥夷也陰行千金為賂先生
發其姦獻議誅之是秋入覲以老乞休許之東還日坐

南山以為樂時時招致親朋賦詩為會如香山洛社故事如是者又十餘年以嘉靖改元正月廿一日考終於正寢遡其所生寔宣德九年九月初十日享年八十有九云配即陸宜人出名族恭慎貞淑有賢行少先生一歲白頭相敬如一日內政秩然子男一即山義授郎官以孝謹亢宗娶王氏繼張氏孫男三長曰應元次曰應祥國子生次曰應隆曾孫男四繼武繼文繼魁繼恩玄孫女二官貞官福先生生當我朝熙洽之運是故德器

豐碩若喬山茂林涵鬱蔥蒨之色閱歲寒而後彫力學
懋成持滿而始發有淹貫練達之妙故天下事無不可
為而意近於厚所至化之官業不務奇奇而愛戴之者
父母奚翅平居未嘗有喜怒之色尤不屑屑於厚產植
生計門堂潔清禮秩整叙年過八十猶親近簡冊精彩
如少壯好吟咏有南山集若干卷藏於家處宗黨恩禮
尤極周密云初先生母兄怡清先生與蒲泉先生共相
友愛惟篤怡清卒時有子才四齡先生宜人襁負之歸

愛過所生長而命之曰堯宜人以女姪妻之每侍宦遊孝如所生故先生行誼堯得之多茲特為狀以速銘銘

曰

於皇明運宣正為盛篤生偉人直方以正魯史春秋斷自宣聖袞鉞之嚴孰執其柄公闡厥微傳之從政兢兢京兆載其清靜參畫大府翕張惟令遙遙臨陽萬里為境公手摩之克惠克定既曰倦遊攀挽莫競至神無方去思有詠大耄斯屆以保正命鬱鬱高原草樹輝映磨

崖勒詞述德累行嗟予小子孰敢為佞

前江西按察司副使素菴曹公墓誌銘

孝宗敬皇帝之十有八年是為乙丑歲當臨軒策士先期於宮中焚香祝天曰願得真才是科制舉三百人多忠節文行顯名當世天下以為盛未三十年而放黜殛死錯出殊常生無恙者不滿百輩其注仕版者才四五人爾人或以為衰深廁名是榜無足比數每以罪遷庚寅春來山西山西同年總之八人僅存者三人又皆

以註誤廢處而平定之曹公憲副則既臥病不能見客
矣辛卯之冬奉攝具獄再至則僉憲閻公復以七月捐
館舍候旨來次平定當壬辰春正之三日公適以是日
終于正寢享年六十有九深哭之哀曰吾黨衰甚矣既
相斂入弔周視其室廬儉素考其言論風猷皆樸實正
直有益國家始拭淚而歎曰茲所以為盛也既而其嗣
子自新等以墓石請乃諾而慰之曰非深誰克為之公
諱雷字啓東別號素菴其先泰州人以戎籍隸平定州

曾祖二祖輝父恕母葛氏公少即知砥礪名節性尤儉
勤廉直事親孝大母某病風臥不起者十年公奉湯藥
不離寢榻者亦十年人以是稱之以經學教其鄉出門
下者百人舉進士觀政吏部授大理寺評事既改為闕

道監察御史陞江西提刑按察司副使兵備九江其
在大理也平反冤獄多所駁正其為御史也巡光祿寺
則立平準法獻納者賴之巡茶陝西則周嚴禁防私販
大塞巡按湖廣則激揚風紀士民稱便有太監王潤家

人犯賊立寘于法在朝多正議敢言時流賊掠新蔡官軍圍之急賊自圍中聲言曰圍不解吾將屠新蔡主兵者以聞羣議皆曰寧殺新蔡之民圍不可解也公獨曰蔡民何辜寧解圍以善後圖可也至議三邊設總制官公又曰不便夫邊既有三堂矣三邊相去又遠若總制于一人三堂皆掣肘矣人尤以是直之然復以是惡之公不顧也正德間武宗皇帝初欲於西安門外積慶鳴玉坊買拆民居數千家以事興構者公聞之即上疏其

畧曰臣觀今之勲戚各有寧居有司庶府無煩添設禁
城之傍又非演武之所三者之外豈宜別有造作是必左
右希恩榮規私利者導之陛下未察而誤從之爾臣聞
天生烝民而樹之君君之舉措以為民也今一旦破民
之產奪民之居令其轉徙提攜呼號道路上干天和所
繫非細况兩宮被災經營未暇宜宜失先後之序而為
此不經之務哉昔漢文帝惜十家之產而竟罷露臺唐
太宗納張玄素之言而止修乾元殿陛下德過堯舜亦

何嫌於漢帝唐宗哉在一念轉移之間耳伏願早發德音亟罷此役豈惟陛下享納言之譽而臣亦得竊回天之名矣疏入工為暫阻其在九江也適值宸濠之變時公以兌糧先往涇江口府衛官委城而逃公從瑞昌起兵復之事聞降詔獎勵有曰曹雷糾集義兵克復城池功勞可嘉時閹璫權幸以擣巢為名勢甚張公畧不為屈張永劾公嘗與逆濠通餽械繫至京下詔獄雜治之無狀勾稽逆籍又無名訊之劉承奉者語無連涉始坐

以兵不設備編戍太原左衛公曰是雷之罪也非雷之心也今上御極之九年准赦令釋除公惟舉手加額感恩而已不甚加辯云人方服公之善處患難而公遂不起矣嗚呼公生以成化之甲申配郭孺人有賢行先公十八年卒葬在桑溝之域今卜以某年月日合而封焉子男三長曰自新次曰自修自重州學生息女二俱適名門孫男女七人曾孫男一人宜銘銘曰

生當治世推邦英既起立朝多直聲晚蹈危機禍橫生

竟逢大需蒙聖明有如不信視予銘

前承德郎刑部主事張君墓誌銘

嗚呼吾尚忍銘吾九苞哉又安忍不銘吾九苞也始時孝宗皇帝馭寓內天下治平極矣統紀布明士大夫無所於自見迺皆留意藝文之事歌詩詞章字畫非此無賢是時澹軒張先生與從弟簡軒先生方攻進士業又力以文事為邑人子弟倡從之游者蓋彬彬焉是時有朱先生景陽者以雄邁之姿震盪其間與澹軒為文字

交甚驩時時飲酒擊鉢賦詩帥諸生講說邑中文事咸
在是矣九苞最少而慧尤以沈默為澹軒鍾愛又遣從
朱先生學是時邑之穎銳者並集朱門則有沈恩仁甫
瞿鵬萬里楊學禮伯立與景陽仲子豹尤為邑人器目
而仁甫遂崛起連捷進士去九苞益奮不自禁作長書數
千言若將與仁甫分道而馳者眾咸偉之然自是功用過
若得奇疾疾愈又六年是為弘治辛酉乃領鄉薦是時
南畿士就試者幾四千人而九苞一試而捷邑中之同

薦者則有郁侃希正張紘文儀葉鈇廷用戴慈子孝唐
權季和董懌世康暨深凡八人邑中科目之盛前此未
之有也明年壬戌會試禮部下第而希正又以本經魁
天下是時九苞益信文之必於工也奉澹軒先生南還
方購書取友為進取計居三年是為乙丑會試暨賜第
咸在高等觀政禮部是時澹軒先生復同在行謀奉而
南遂以疾與告先是九苞之外母劉隨其夫東平州判
官吳君貴卒業胄監時客死不能返葬蓋三十年矣是

מחזורי חג

部山東清吏司主事推封澹軒先生為承德郎刑部主事贈母唐為孺人制勅甫下而澹軒之訃聞矣九苞匍匐以歸深裏疾往弔退而驚其哀慘憔悴之過不意數月之間而竟哭之矣嗚呼九苞姓張氏諱鷗字九苞別號虹谿居士澹軒先生長子也澹軒先生諱鼇字文魁祖諱綸號樂道曾祖諱益號存耕世為上海人配吳氏封孺人即東平公女也子男二長挺娶予兄子次拓聘吳冬官子儀之女孫男一九苞之卒年纔三十有九爾

今卜以乙亥十二月庚申奉厝於肇谿祖塋之次嗚呼
君子之學始於潤身終於澤物夫所謂潤身者非取其
言語之能工而聞望之徒外著也蓋必有不可奪者存
乎我於凡外物之至至而儻往者渙然若春冰之融液
於澤而莫禦是故足以宰動應變而不窮夫然後成物
以成身其功業所就者天也念昔乙丑之歲孝宗皇帝
臨軒策士先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願得真才是時邑
士之與計偕得奉大對者獨深與九苞爾攀髯以來歲

星一周深之衰鈍無似上負國恩下慚所學而九苞澤物之志百未一效遽至於此則吾涕之所從者獨閭里親知之私而已耶銘之曰

志也不遂遂未必如志命則若是於九苞乎何與

奉直大夫司經局洗馬楊公墓誌銘

昔在成化戊戌之歲憲宗皇帝預養士於館閣一時皆極天下之選若山西楊君廷俊人也固以為必至大用少猶不失卿貳而孰謂遂止於洗馬耶嗚呼廷俊卒之

二十餘年而余始獲銘其墓其尚何能為情耶按學士
張君文卿狀公諱傑廷俊其字也別號立齋世為平定
州人曾祖叔成祖玘舉于鄉授鳳陽府通判再遷鎮江
府同知父灝修隱操以公貴累贈司經局洗馬初鎮江
府君之歸也囊無餘貲時時教授鄉里至教公聰悟異
常府君奇焉比成童為邑諸生每試必先成化戊子鄉
試中式明年會試下第入國學尋歸郡西有冠山佛廬
靜深公讀書其中以餘暇為詩歌追古作者後進士多

從之遊蔬食菜羹淡如也時饑郡之守素不知公意欲公往而後修好公終不往素知公者或從他郡招公公亦不往其自守如此壬辰再試再不利再入國學時太宰耿先生好問為司業知公數與議論天下士多與之游戊戌禮部試廷試俱高等為庶吉士時學益進造詣益深庚子授翰林編修聲望日重癸卯滿三載賜勅進階文林郎贈考封母如制甲辰會試為同考官稱得士戊申孝宗敬皇帝龍飛充經筵官有文綺白金之賜已

酉滿九載陞侍講尋充講官啓沃得體辛亥同修憲宗
實錄成有銀幣襲衣之賜遂陞司經局洗馬壬子為應
天府考試官是科最稱得士甲寅滿三載賜誥進階奉
直大夫加贈考加封母復如制配黃孺人進封宜人尋
充日講官復以大臣薦充東宮講讀官又與修大明會
典未終事而疾作竟不起寔己未六月廿三日也享年
五十有六事聞賜祭一壇蓋特恩云配黃宜人有賢德
同郡巨族當公喪西歸宜人寔左右之提幼累累然如

茶隕涕竟教成其後而光大之以今正德十三年考終
享年七十三禮宜大封云子二長毓坤以公廕為中書
舍人有文行能嗣其家次毓圻側室出也女三長適呂
應宸次適指揮朱瓚又次與毓圻同出適某惟公端謹
凝重安貧樂道可謂始終無間然者法宜銘銘曰

顯允楊公令德令譽行焉乃沛處矣斯具瑚璉珪璋爾
才則試丞疑弼輔往哉惟地嗟嗟早藏豈曰天賦惟賦
之成惟公之遇皇惠載承公論斯樹鬱鬱雙阡孰敢弗

度於萬斯年式啓爾祚

儼山集卷六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儼山集卷六十三

明 陸深 撰

墓誌二

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宣城伯衛公墓誌銘

正德丁丑八月十有一日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宣城伯
衛公卒訃聞上如制遣官諭祭于家越明年戊寅四月
二日賜葬於阜城之西翠屏祖塋之次先期嗣宣城伯

錞奉監察御史周君鵷之狀來請銘按公諱璋字景昂號逸菴世為松江華亭人曾祖諱炳贈特進榮祿大夫左都督追封宣城伯祖青贈特進榮祿大夫左都督追封宣城伯父諱穎奉天朔運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宣城伯諡壯勇追封宣城侯寔生公弘治戊午之春侯卒而公嗣予每聞先輩之談壯勇侯當英憲兩朝之間邊陲多故故多奇功其追也先也邀於黃花鎮戰於西直門鑒於紫荆關其鎮甘肅也與敵連戰十二皆捷敗

西番於涼州拔毛忠於重圍克定把沙其鎮遼東也破
毛鄰咸身當矢石匪獨以大將旗鼓為也定封立名翊
國傳後夫豈偶然哉公事侯久韜畧之學得之家庭最
深當孝宗皇帝之世四鄰向化五兵不驚治安極矣公
嗣爵之歲以兵部薦提點三千營簡練精嚴庚申掌龍
旗寶纛尋推坐顯武營操閱敢勇已乃得奇疾辭免職
務復起領衛士直宿中禁穆肅祗慎癸亥春克正使使
韓府襄事有容今上皇帝正德

闕

持節冊封晉府至

國與王議日定禮王雅重公親送之丙寅復使藩府往還並謹是時逆瑾擅權以公使得罪者頗衆亦譏伺公無所得暨還朝獨指曰汝宣城伯好官也吾今知之已乃病復作屢疏乞休賜告家居凡十一年謝客燕處無外慕病少間以書史自娛雖顯達過門不一見也予與公同郡通籍于朝以鄉里故及識公又辱與公之弟海鷗公子瓚遊故嘗謂公之才不盡見於世而隱然故家遺烈若大山深林鬱茂蔥蒨之色中含萬有殆未易一

二測識耶其餘澤潛德尚復有待於後人耶公長身美
髯容止偉異沈毅寡默遇事謹畏馭下嚴而恩有將帥
之風焉享年七十有一以正統七年五月七日生云前
母嚴氏母金氏配顧氏皆誥封宣城伯夫人子男五長即
錞次錕鑑鉞鈇皆早世息女五法當銘銘曰

有偉其先其後則賢樹功寔多與國並傳才以地顯業
以會宣金券玉帶公則有焉太平無象公福斯全其然
其然後千萬年

中順大夫廣南府知府顧公墓誌銘

憲宗純皇帝時遠郡有才良之吏曰上海顧公諱英字孟育初同知雲南之廣西府以憂去既乃改陝西之延安府九載陞知廣南府廣南雲南夷中地也尤險遠公之在廣西也民楊姓者兄弟爭產訟累不休楊夷俗也公至各以百金入賂公兩聽之明旦詣府受理詳辯更肆公曰若所爭者幾何也至是其弟悉白其兄匿財狀凡五十金公曰若以五十金之故致訟比於餽人以百金

求勝其盈縮又何如也反顧吏人出其賂於庭即取其
兄賂半償之兩人羞伏各涕泣投拜而去其在延安也
適兵歉之餘民多逋負公即移文所司曰本郡東遶河
隍西接慶環北連沙漠南迫關陝山多川少土瘠民貧
且以一年之收欲完數年之負竊慮民力不堪愈加逃
竄舊糧既無完期新糧必至遺誤乞以舊糧量收輕齎
候充俸支折色庶幾民免負戴之勞軍得實惠而無朽
腐之患矣所司是之時歸德等堡東西兩路土曠兵饑

巡撫丁公委以安撫公往閱田授丁給以牛具三年然後科之遂著為令中官汪直者進軍征討卒經其地即欲用馬槽數千時已薄暮公命竅地作坎築以起土藝火燎之儼然芻秣以濟其在廣南也寓治臨安府屬車里讎殺宣慰板雅氏者死有二子安長庶也愛猛幼嫡也各爭襲位蠻夷承傳惟貨力是視志吞啖而已撫按檄公往迺冒險行千餘里入其地為辯嫡庶之分卒定其事茲行也或連日不炊夜懸宿樹間衝薄瘴癘出入

虎狼蛇豕之羣自是有歸志矣明年得歸去縣市五里
所構南谿草堂賦詩奕棋以取適公自少奇逸有大志
不屑屑治家人事閒從博遊已乃從兄行賈淮北輒負
不能壯歲始折節讀書遂一舉而登上第時年二十有
六也去來兩都授徒取給比有祿入常不繼是故生理
尤薄長子澄以儉勤起家有田十餘頃公曰吾志也吾
廿年官遠地無厚澤及人雖曰未嘗仕宦可也當以此
田倣范文正公故事為義莊以澤吾族人曾白其事於

府時守以其體大也議上請未及行而公卒矣嗚呼公
生以宣德甲寅五月十九日卒以正德戊辰十月四日
壽七十有五云考諱文敏號清隱有隱德妣陳氏祖諱
仲睦祖妣沈氏曾祖諱友寔曾祖妣邵氏配徐安人邑
舊族有賢行先公十三年卒今卜以庚午十二月壬辰
啓從公於肇谿南原合而大封焉子四長即澄娶陸氏
孝友禮讓以亢厥宗次清蚤卒次雲龍娶姚氏國子生
謁選而卒李淵側室張出也女一適張錫王出也孫三

裔芳賢而歿娶談氏定芳國子生娶李氏世芳孫女三韓
恕劉燾陳相其婿也公貌不逾中士而勇畧出人談辯
清雅和婉恭敏喜為近體詩工綴有草堂集藏于家云
惟公發身在英憲熙洽之朝人文靈鬯得以摠忠效謀
補裨國體及其奉身而退也尚在彊盛之年返適樂土
具有林泉之賞金紫輝映詠歌太平者垂二十年以考
終出處如是可謂得所遭逢者矣公之冢婦深之姑也
少獲以通家子事公數從遊燕得公言行為詳復按邵

君政所狀書其大者系之銘曰

政以遠懋澤以義濟匪懋之難濟亦詎易展矣顧公允也垂世高丘永寧曰此良吏

散官省軒顧公墓誌銘

公諱澄字源潔上海人也其世系具深所撰草堂先生誌中草堂先生故廣南守公其長子也母徐恭人配陸氏實深之姑有子三曰喬芳有美質蚤卒娶談氏曰定芳太學生娶李氏曰世芳側室蔡氏出也女三長適浙

江都司知印韓恕次適劉燾又次適陳相並太學生孫
一斯道孫女三深幼侍先大父筠松府君見公每以歲
時至至嘗從旁撫予額曰翁家千里駒也復彈指曰隱
隱作五花紋矣府君為之破顏深孩漫不省何等語也
長而知公器待之厚自後每成名公輒手書敦勉辛未
之赴闕也至作十詩送之明年秋奉使還省公則已病
矣乃握手叙平生不欲大聲輒附耳語不休大抵憐其
婦之節與其弟之無後者而欲定芳以文學致身大草

堂公之業也或汎及其造家辛苦細事意若有所託然
心私怪而憂之竟以癸酉歲之二日卒上距所生景泰
壬申享年六十有一云其孤定芳煢然一身經營三世
以繼志為任卜以乙亥歲之二日庚申奉厝于肇谿南
原從草堂公也乃泣而請銘深亦泣而諾焉公素長者
慈仁慎密有心計特長於理財他人所縮公則贏之用
是為邑中巨室草堂公宦轍所至輒以清白聞公之助
也其歸自廣南橐中圖書而已及按視其家則曰吾兒

自足也遂營別墅於郭西之五里橋為草堂觴奕吟嘯
之地母弟雲龍遊邑校例得入粟公資以五百金補國
子生卒業而還又益以千金腴田數頃與之曰此固父
遺也第受之勿疑草堂知之召雲龍曰一錢非吾有汝
兄之為以悅事吾也人兩賢之有別業在邑西水鄉已
已以來連災於水公傾廩給里人全活甚衆公起自勤
儉一文不以妄費當其勇於為義乃如此深嘗論公仁
足以事天也而耆耄遠義足以陰隲也而螽斯微藝足

以角勝也而名位未稱意者天將大其後於其遠者耶
若夫父母稱其孝宗黨飲其惠鄉閭服其誠信識公者
莫不敬其生而哀其死雖百世傳可也為之銘銘曰

皇皇三吳著姓顧陸祚之斯遙粵有芳躅昔在中葉海
邦奠居偉矣草堂懋起詩書沖沖省軒草堂有子惠始
于宗亦及國鄙秩之七品壽以六旬曷疚于內以潤厥
身身所為教貽燕斯妥孰云承之亦詎匪我高風晚頤
築亭浚沼昔公出遊睹物雲表霞裾鶴馭屢轉星眸豈

曰厭世或從之遊遺慶若流沛厥來裔太史勒詞以奠
于世世

顧母陸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陸氏諱素蘭議授承事郎省軒顧先生之配廣
南太守草堂府君之冢婦處士筠松先生陸公之季女
太學生定芳之母而國子司業深之姑也其卒也定芳
以書來成均請銘惟廣南府君與省軒先生之葬深皆
刻辭茲則忍忘吾賢姑耶惟吾大父筠松公與大母尤

孺人毓德葆和以昌厥後故八乳而有五男子三女子
鄉里異之而孺人又賢始孺人之在室也已見長姪有
受婦者是時一釁指逾百數而公孺人治家極嚴且勵子
若孫以儉勤也孺人事父母奉兄嫂撫婢媵無不曲當
故公孺人最所鍾愛諸嫂氏有不合公孺人意輒訪於
孺人而必得也既歸省軒先生時廣南府君方事宦游
百需咸給於家多孺人從中措畫府君安之省軒先生
共相起家共祭祀應賓客和妯娌滋產業顧氏之門祚

並以振拓及府君解廣南持圖書以歸入其門視供帳
涉田園曰據此可以老矣誰則營之既而知孺人有力
焉每向筠松公謝曰翁之女耶吾之子也不啻由是而
仰孺人以濟吉凶者凡若干家孺人之所視以為子女
者凡若干人深之先孺人吳來繼太史公竹坡先生之
室及孺人之嫁也懽好尤厚其行仁而好施也若相競
而趨之故兩宗之賢陸則稱吳顧則稱陸也先孺人之
喪歸自京師孺人哭之尤極哀而視深也與深之婦也

則其所出也不翅初孺人有子曰喬芳少深兩歲自齟
非以至於誦書綴文之日異而游息者無間月非喬芳
過舅家則深來自姑家也喬芳賢而有文年十九而死
喬芳有子曰希賢後一年亦死故孺人意極傷之而又
念定芳之弱而未有助也既又遭徐恭人之喪連遭廣
南府君之喪自是而省軒先生亦謝世矣茹荼隕血以
植立顧宗蓋有奇丈夫偉男子之所難者既以構疾尋
愈尋作定芳之求瘳也力則醫誠則禱以口續食以體

藉臥深心憂之已而計至又明年移家至都始悉所以
而哭之不能盡也孺人病既草梅氏婦攜二子往候焉
猶執手問深且問聖駕還京未語既脩然而逝時正德
十二年閏十二月五日也上距所生景泰壬申四月二
十六日享年六十有六云嗚呼孺人之懿行淑德蓋有
深所不能盡述者獨其推財濟物出於天性而又力足
以行其志故厚惠周徧感之者皆思報之於定芳無間
也故廣南之後雖子焉寡弱而所以維持陰隲之者甚

厚斯亦為義之效也子男二長即喬芳娶談氏次即定芳謹慎有行義將以進士業紹其家者女三長適浙江都司知印韓恕次適太學生劉燾又次適太學生陳相孫二曰斯道曰斯德孫女三深謹按古記貞烈以不恤緯而憂王為賢彼猶為生也若吾姑之繼既屬而國事之大無忘詎不謂得正也已此亦偉男子奇丈夫事也而猶以未之學而式也為難茲卜以正德十五年正月三日之吉啓省軒先生之兆而大封焉宜銘銘曰

秉禮植德女中儒既以成子遂從夫為之銘者謂為姑

竹泉黃先生夫婦合葬墓誌銘

予弟兄歸竹泉黃先生寔同乙未生竹泉才長十有六
日耳暨其卒也復同壬午竹泉僅後百有二日耳是歲
十有二月十二日甲申復以同日葬于楊溝之原嗚呼
伉儷之情賓主之敬同牢共穴之義可謂終始于一者
矣予方居憂悲親知之彫謝重念竹泉髫髻中交游都門
旅寓驩若同胞而買田築室共老東海之計猶一日也

而今不可作矣嗚呼天道於善人果何如哉其孤檣泣以銘請予亦泣而銘之按先生姓黃氏諱涔字克清別號竹泉其先汴人從宋南渡家于嘉定之清浦高祖子富高祖妣鄔氏曾祖昇曾祖妣顧氏祖亨祖妣朱氏考鉞妣陳氏鉞以義授承事郎號濱陽濱陽翁始遷上海故今為上海人孺人陸氏諱翠翠予從父東隱先生之女也母顧氏竹泉先生天常甚厚動合典則予雅重之自少事濱陽翁以孝稱陳夫人見背時以幼弟潮為屬竹

泉撫之終身有恩迨事繼母陸又事邵母有禮待庶弟
漳有惠母兄浙早卒無後以次子標後之有倫其孝友
有如此者濱陽翁後吳中稱巨家最先而徭役及之亦
最先竹泉一身往共二司不乏漳以賦長部運入京受
誣謫戍高山乃走京師累疏卒白之得脫戎籍所居邊
海恃以為命者護塘耳每歲率僮僕修之甚完既又周
視曰護外水者塘以障內水者亦塘也利害等耳非永
永使乃大伐石選木穴塘作竇時其潮潦而啓閉之既

成一方蒙利海寇施天泰暨流賊入江之擾咸有保障
擒獲功制府欲論上歎曰此足自衛耳奚以賞為其局
幹有如此者有逋券纍千金遇里中歲儉悉取而焚之
捐田十畝作義塚又益以十畝命萬謙守之以代冢賦
與修塚之廢浙有士人凍死于道備衣棺葬之其仁義
有如此者嘗以例為中都留守司知印赴吏部選當得
一官受章服即辭去曰如此足矣歸築精舍鑿池架石
有清泉修竹之勝時時臂鷹牽犬從數十騎校獵原野

之間或信宿而還則調馬聽鶴課子讀書講古人已廢之禮延名勝士修家譜理文墨暇則奕棋飲酒以自適其高逸有如此者嗚呼年才四十而死矣寔十月之六日也先是六月廿有二日予女兄屬續竹泉哭之慟女兄孝慈儉勤明達貞淑當竹泉愛客倡義時不問鉅細皆從中資給之一一中節周旋宗黨憐恤孤貧一族稱焉一族賴焉故家務雖極浩穰竹泉了不介意特可否而已一旦失去若左右手嘗過宿予江東意惘惘

不樂予寬譬之多方然不意其竟相從而逝也嗚呼哀哉子男二長檣有志肖其父娶秦氏次標出繼女六長適談萬言次適王應欽次適沈燭次適車元爵次二未行孫男一熄宜銘銘曰

並世敵德天相有仁歸亦曰耦茲豈延津斗牛之間當有奇氣我作銘詩九京是慰

勅贈承德郎刑部主事松雲沈公合葬墓誌銘
公姓沈諱鎡字時用別號松雲上海人也其贈承德郎

刑部主事既卒而遷葬於長溪其原曰鳳凰其配姓謝
諱貞字永慕其封太安人道卒歸而祔焉其孤恩既謀
狀於深復以壙石見託乃復叙而銘之曰按沈氏其先
嘉禾楓涇人也其占籍上海也自其高祖諱居仁者始
當元季兵興人不能有厥家所謂避地者耶曾祖諱德
弘祖諱晟考諱環號梅月翁四世相繼皆不仕妣尹氏
寔生公公猶未仕也所謂盤桓者耶公美丰儀有口辯
不務為勾棘之行與梅月翁並以雅量聞邑中年二十

餘即孤克自樹立手致千金之產樂善好施舉義睦宗
養其不能養者婚其不能娶者貸其不能償者葬其不
能葬者助其不能舉者濟其不能給者至罄千金之蓄
又破產以益之不怙也其行誼多類此所謂善士者耶
其子恩登丙辰進士則為之走京師觴客于堂曰吾家
數世未嘗顯達迨予又貧吾兒所謂發于持滿者耶吾
願足矣竟以是歲十二月望日還卒得年四十有七初
娶于談產一女而歿太安人者公之繼室也幼孤鞠于

外氏翟翟與謝俱邑著姓自少艷莊端慎及笄而歸于公尤稱能相所謂好逑者耶中遭家儉嘗脫簪珥以助經營傾匱賄以還棄業卒至於成其子所謂賢母者耶就養于京者五載既南歸復往往未至以正德丁卯十二月十日卒得年五十有四明年戊辰十二月二十一日合而封焉子男一即刑部員外郎文學吏事俱有聲稱女二長談出適陸淮早卒次適韓惠孫女三長適孫天相次許聘張寶中次尚幼嗚呼深獲事刑部公太安

人則嘗往來予家公磊落豐厚類壽考人而其行往往
逼古之有道者太安人又仁慈孝惠早厯多虞皆不至
下壽天之報施竟何如也將所謂斂以遺其後者耶銘
曰

雙美並世以成厥子穴于同歸以妥萬祀匪積之厚曷
流其長年則不永維德之良或後其生後將罔繼曾是
多取造物鮮忌歿贈生封隴首我我斯是不朽厥終孰
多土深草茂奠厥玄宅靡瞻弗虔靡車弗軾

儼山集卷六十三